

# 人大主导问责才有持久效力

## 带上一身铜臭

“12年来最强台风杀到，广东首启最高级应急响应”（《信息时报》9月24日）。因为“黑格比”正面袭击广东，省内一些航班被取消，到海口的跨海列车也告停运，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一定影响。但台风当前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措施最重要。据报道“黑格比”在菲律宾至少已造成8人死亡15人失踪。今日正面袭粤，相信我们不会听到此类消息。

“深圳性福指数调查报告，六成女性不满性现状”（《南方都市报》9月24日）。在强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面前，又岂止“性福”感不强这一问题？在都市中生活的白领们，面对供楼的压力、孩子读书的压力、职场竞争的压力……凡此种种，都让幸福显得奢侈。白领们的眼睛多数时候是红的，颈椎常常是酸痛的，亚健康就是目前都市群体中的普遍状态。要改变这一切，如何疏导压力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任务，而疏导压力除了个人要通过适量运动等方式进行自我解压外，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是很重要的环节，这一点，目前的企业做得普遍不够。

“深圳出台新规，要施工先存工资支付保证金防欠薪”（《广州日报》9月24日）。看到这则新闻，第一反应是以后“跳楼跳桥秀”会减少了，不过单单施工方交保证金也还存在问题。就以以往的经验看，施工方在工程结算纠纷中常常也是受害者，把工资发给了工人，而自己却因为委托方欠钱而被迫破产的事例在此前都见过不少。所以，要最终解决欠薪的问题，还是应该从源头开始追起，让委托方也交保证金，工程质量合格后即由相关部门将保证金转给施工方，以免再出现诸如“包工头住进出租屋讨债10年”一类的新闻。

“营业厅外遭抢，中山储户告银行获赔1000元”（《广州日报》9月24日）。法院的这个判决无疑是受储户们欢迎的，判且不探讨法律条文方面的问题，只说说储户的心理。在取大额度的资金时，我们都希望最好在营业厅门口就有保安的士，可以马上进入有保障的安全区域。安全对于储户而言是最重要的，目前银行只保证营业厅范围内储户安全的做法，从服务的角度来看，的确是不到位的。银行网点一般靠近道路，那么到道路保护区几十米的距离总是可以保护一下的。“广州同一ATM机四卡遭盗刷90万，多名市民联合起诉涉事银行”（《南方都市报》9月24日）涉及的是另一个安全问题，存折和卡都在自己身上，自己的钱却莫名其妙地蒸发了，怎么说也不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吧？我们期待法院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。

“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宿舍空调费一收再收？”（《南方都市报》9月24日），在是否重复收费的问题上，学生与校方双方各执一词，我们在此不好评判究竟谁在说谎。只是近几年来看到有关大学的新闻，发现有关费用问题的新闻很多，而有关学术研究成果方面的新闻则很少。在铜臭味十足的学校接受教育，不知这些学生走向社会后是否也会铜臭满身？

人大代表提出罢免案的对象则按级别类推。

行政问责制通常被划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。同体问责，是指党内对党员干部的问责，或行政系统对行政官员的问责。异体问责，则指民意或民意机关对法定监督对象的问责。由于同体问责被指属于内部问责，而且问责是否启动、何时启动，明显受到官意的影响，因此其效力并不被广泛看好。但在异体问责中，民意机关长期缺位，甚少主导官员问责，从而导致这一问责形式未能成为主流。因此，激活这一民意主导的问责形式，显得至关重要。

民意问责，并不是要将一些不信任官员打倒。恰恰相反，异体问责成为主流，才会从根本上警醒官员、挽救官员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问责风暴问倒太多官员，也暴露了一些遗憾——正是问责没有成为常态，才使得一些原本可以变得优秀的官员放松了责任意识。可见，由代表民意的人大主导问责，无论对官还是对民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
问责风暴在少数地方曾掀起过，本轮风暴则是全国性的。无论是地方还是全国，只要风暴掀起，必然轰动。这固然能说明问责之风深得民心，但从另一个侧面证明，问责远没有形成气候，否则它不会成为风暴，更不会成为重磅新闻。综观

有法律框架下，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也仍然能有所作为。他们完全可以依法主导行政问责，并促其常态化，最终实现问责效力的持久性。

例如，根据宪法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。这明

**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固然有必要，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，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也仍然能有所作为。他们完全可以依法主导行政问责，并促其常态化。**

历次问责风暴的特点，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：问责是由官意主导的，而不是民意推动的。官意若不主导，行政问责就很难进行，更别提成为常态了。这点正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有评论指出，行政问责应当立法，才能促使其常态化。我认为，这其实是一种法律依赖的思维。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固然有必要，但在现

确了民意问责的指导方向。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，则直接赋予了人大代表对官员的选用权力与罢免权力。该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依法提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副主席，国务院组成人员，中央军委组成人员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。地方

## 楼市不做俯卧撑改练普拉提？

### 培训员工喝冲厕水

“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”  
——西安某乳业高层称早知道这个行业要出事。  
出处：《华商报》

“美国大步迈向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  
——国外多家媒体如此不约而同地评论美国救市。  
出处：《环球时报》

“自己洗干净马桶，然后自信地从马桶里舀上一杯水喝下”  
——南京一公司老总培训员工洗厕所，并亲自示范。  
出处：《东方卫视》

“我是人大代表，我要扒你的皮”  
——吉林一恶霸村支书带40多人围攻记者，并对警察出口狂言。  
出处：《新文化报》

“我的地盘我作主！不用你们交警管”  
——重庆男子邀50人围攻交警，阻挠拖走黑车。  
出处：《重庆商报》

“就是一个案子，刑事诈骗的事情”  
——陕西旬阳县法院有关人士谈周正龙案。  
出处：《新京报》

“那是县四大班子干部的宅第”  
——河南贫困县良田被强征建官员别墅群，失地农民欲哭无泪。  
出处：《中国青年报》

“他说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睡觉”  
——成都男子半夜带脸盆牙刷上树睡觉，警察说他很会挑地方，枝丫处很宽很舒服。  
出处：《华西都市报》

木华 辑

## 富人的有些毛病是教育不好的

针对富人的问题，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先生发表感慨：相当数量的“先富起来”的人，并非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竟然是“饱暖思淫欲”，包二奶、超生、赌博、联手黑社会。潘教授表示，“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大声呼吁：严重的问题是——教育富人”（《中国青年报》9月24日）。

对于邓小平名言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很多人只注意到了前半部分，而忽视了后半部分：“一部分地区、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，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、其他的人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”。我认为，后半句其实才是邓公讲话的重点及根本目的所在。

这样看来，潘教授提倡“教育富人”倒也有必要。但中国富人的问题，绝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。如

果教育有用，那么还要法律要制度干什么？

诚然，道德的问题应该从道德领域解决，但提高道德的途径，绝不仅仅教育一条道。潘教授提到了卡耐基和洛克菲勒，盛赞了盖茨和巴菲特。但永远不要忘记，美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远远不及中国博大精深，何以今天在富人的价值观上我们却只能艳羡外人？永远不要忽视，西方国家是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，或许这才是差距的重要原因。

契约社会中，西方富人的言行受到了来自社会和法律两个层面的制约。人总有欲望，当他欲望中邪的一方面受到压制时，自然会向善的一面尽情张扬。而我们呢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，变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献媚的对象。富人以其所拥有的财

富优势寻求强权庇护，竟而成了特殊公民，胡作非为也有机会逃脱责任。当他们欲望中邪的一面受到保护，甚至被变相鼓励，怎能奢望他们在善的一面有所作为？

富人当然应该受教育，从现实看，富人更有先接受教育的条件。他们接触人群的层次，超过一般公众；他们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可能，也远远超过平民子女。然而，他们接受的教育和他们体现出来的素质一致吗？

我们并不奢望这群“先富起来”的人在道德上也先行一步，我们只希望这群人的言行能够受到约束，让他们在道德上不至于落后太远。而这无疑需要健全社会制衡机制。唯有制衡，才能让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，才能让为富欲不仁者止步，才能让为富且仁者继续施仁。

条之时。等到今天，踏空的不仅是黄金楼市，更是整个人生。”这个分析报告，显然是认为黄金楼市有踏空危险，要来一个“普拉提”了。

这个建议还扯了好大块虎皮在身——“一些二三线城市已经开始着手地方性的‘救市’”。瞧这话说得羞羞答答的，咱把话里的道道挑明了吧——作为前沿城市，“救市”怎么能够落后呢？

可且慢，就算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：不久前，经济学家樊纲指出，开发商现在叫苦连天，但整体上，日子比其他行业还要好过得多。这句话，我是联系着前不久因为房产大鳄们的比附而再次名声大振的“朱坚强”先生来理解的：这些大鳄们之所以能“忍辱负重”，要向“朱坚强”学习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们是——一个坚强的“俯卧撑团体”。

所以说，其实这事儿的逻辑实在是没啥难的。一般来说，这些专业机构最大的责任正如巡夜人

的角色，每天晚上打着锣走在街上，提醒大家小心火烛啥的。不管专家们怎么强调“一二手住宅交易仍处于低潮”，和普拉提的必要性，现在楼市的成交行情，都还是“回到今年3月时的低位水平”。可回想一下楼市在过去几年像被魔鬼唤醒，海啸般狂飙突进、摧毁一切渺小个体的时候，专家们怎么就不想出些减速高招来呢？

至于拿“房地产营业税下降幅度较大”来说事，即使有“与民争利”的企图心，也别这么张扬吧！俯卧撑是怎么做的？别的不说了，把自个撑起来之后，就不愿再俯卧“回落”，这个姿势总不是很雅观的。当然，这也可以简单归结为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，屁股决定脑袋”。只是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愿望，他们未必奢望“跳水”，但非要在俯卧撑和普拉提这两项“健身运动”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后一个再怎么渲染楼市长夜凄清的场景，都不会成为选项。